

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课堂:20

教育青少年珍惜理解的 感恩故事

马兆锋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青少年珍惜理解的感恩故事/马兆锋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1

（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课堂；20）

ISBN 978-7-5451-1088-3

I. ①教… II. ①马…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460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40mm×210mm

印张：108

字数：1600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15.20 元（全 24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一滴水可以折射阳光的光辉，一本好书可以滋润美好的心灵。健康的身心、丰富的情感、较强的实践能力、优良的品质、过硬的特殊技能、良好的习惯、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必要的合作素质等，是青少年朋友在成长道路上顺利前进所需要的最基础、最必要的条件，为青少年朋友们从自身着眼、开创成功指明了方向。社会是一幅斑驳陆离的图画，人生是一条蜿蜒扭动的曲线。知识是智慧和能力的基础。知识能够守护生命，是保护自己的盔甲。成长是一种历程，我们从无知到有知，从天真到深沉，我们用生命书写着成长的哲学，正是这些哲学的智慧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成长是一种升华，成长的过程就是将软弱升华为刚强，将平淡升华为壮丽；成长又是一种幸福，它是人生中的一分财富、一种感悟，让我们在成长中激励自己，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如何适应社会，在复杂的成长环境里生存、发展，让生命既充满阳光和雨露，也承受义务和责任，是每一个未成年人必须面对的课题。《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课堂》愿陪同青少年朋友快乐成长，打造成功的健康、理想、阳光的人生。

目 录

如灯的父爱	1
关于雪的记忆	5
没读“LAME”的一堂课	7
无价的珍珠	10
一定要活得漂亮	13
老师的那张单子	15
“我不能”的葬礼	19
最重要的是什么	22
被相信是一种幸福	27
枕头和毛毯	28
导盲犬的故事	30
表白	32
棉袄和玫瑰	34
水仙花下的私语	36
流星天使	38
老师的“失误”成就了我	42
他是他真正的朋友	44
最美的歌声	46
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49
和上帝互换的礼物	51
你会等她穿鞋吗	54
1986 年的饭菜票	58
怀念那辆自行车	61
美丽的心花	65
信任	68

最重要的日子	70
你们是最优秀的.....	73
粉笔盒里的“特殊奖品”	80
冬天里的秘密	83
没有一个人是落后的	87
改变命运的一张照片	89
一位企业家讲述的故事	93
翅膀下的风	96
老师的那本旧书.....	99
特异功能	101
帮我打个电话	103
天堂里的精灵	104
朋友该做的事情.....	108
自卑的女孩儿	111
黄昏下的感动	115
给我“不及格”的老师	117
“打”出来的情谊.....	119
奖励我一个拥抱.....	123
秋天的故事	125
最重要的那堂课.....	128
她跪下了	131
变祸为福	133

如灯的父爱

他本在一家外企供职，然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为此，他失去了工作，到别处求职却因“形象问题”连连碰壁。“挣钱养家”的担子落在了他那“白领”妻子的肩上，天长日久，妻子开始鄙夷他的“无能”，像功臣一样对他颐指气使，居高临下。

她日渐感到他的老父亲是个负担，流鼻涕淌眼泪让人看着恶心。为此，她不止一次跟他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他总是不同意。有一天，他们为这事在卧室里吵了起来，妻子嚷道：“那你就跟你爹过，咱们离婚！”他一把捂住妻子的嘴说：“你小声点儿，当心让爸听见！”

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

他一惊，父亲昨晚果然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可是，爸——”他刚要说些挽留的话，妻子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星期天，他带着孩子去看父亲。进门便看见父亲正和他的室友聊天。父亲一见孙子，就心肝儿肉的又抱又亲，还抬头问儿子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他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儿挺好，有吃有住还有玩儿。”父亲看上去很满足，可他的眼睛却渐渐涌起一层雾水。为了让他过得安宁，父亲情愿压制自己的需要——那种被儿女关爱的需要。

几天来，他因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志在向老人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在摇头，说他们这辈子最苦，要是死都不能保个全尸，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时，父亲站了起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疼！我老了，捐出一个眼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我儿子还年轻呀，他为这只失明的眼睛，失去了多少求职的机会！要是能将我儿子的眼睛治好，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心里都是甜的……”

所有人都结束了谈笑风生，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屋子里静静的，只见父亲的嘴唇在抖，他已说不出话来。

一股看不见的潮水瞬间将他裹围。他满脸泪水，迈着庄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紧紧地抱在一起。

当天，他就不顾父亲的反对，为他办好有关手续，接他回家，至于妻子，他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临走时，父亲一脸欣慰地与室友告别。

室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埋怨自己的儿子不孝，赞叹父亲的福气。父亲说：“别这么讲！俗话说，庄稼是别人的好，儿女是自己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自己的儿女，再怎么都是好的。你对小辈宽容些，孩子们终究会想过来的……”说话间，父亲还用手给他捋了捋衬衣上的皱褶，疼爱的目光像一张网，将他笼罩。

他再次哽咽，感受如灯的父爱，在他有限的视力里放射出无限神圣的亮光。

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

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支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滴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滴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合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受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盖着世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作文中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招示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 30 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是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也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盛。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关于雪的记忆

读初一的时候，还如顽童般——玩泥巴、捉迷藏，还有那些整日乐此不疲的“混战厮杀”。

班主任姓陈，刚从师院毕业教我们英语，高高的个子，头发略卷，戴一副大眼镜，他那现在令我羡慕的流利口语当时竟让我们觉得好笑——整个儿“假老外”。

第三节是英语课，在跺脚声和着的铃声中，陈老师又穿着那身灰不拉叽的开衩西服，拿着一沓试卷踏进了教室，我们准备着迎接又一堂“煎熬”或“批斗”课。令我们诧异的是，陈老师没有同往常一样喊“Class is beeginning”，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后，背过身，疾速地用粉笔写下了几个粗大的英文字“Merry Christmas”，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动作使我们瞪大了眼睛，也停止了跺脚，教室里难得地岑寂了许多。接着，陈老师平静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不谈这次成绩，我们来过个节。”“过节？”教室里立刻沸腾了起来，紧闭着的窗户玻璃上雾气更加朦胧了。“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是一个只属于快乐的日子。”陈老师的话让从未听说过圣诞节的我们如坠入云雾里一般，他也仿佛读出了我们的心思，解释性地在黑板上写下了“圣诞节”三个中文字。

那节课，陈老师给我们讲述了圣诞节的由来和欢庆方式，我们听得很入神，都盼望着能亲身体验一番。

这时，玻璃上已几乎像粘了厚厚的一层白纸。

“要是下场雪就好了！”陈老师有些略带遗憾地说。

“老师，下雪了！”临窗的同学从用手按出的“小脚印”里看到了那好像如约而至的雪花。立刻，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欠起身，催着临窗的同学把窗打开。

“好大的一场雪！”所有的人忘了这个寒冷的冬天和讲台上的陈老师。

部分人的激动和部分人的起哄引来了隔壁班老师的张望，陈老师不得不阻止我们的喧哗，同学们便纷纷扭着脖子回到了原位。

雪还在下着，只是已拽不出我们的目光，教室里阴冷了许多。

良久，陈老师说话了：“由于这次考得很差，所以学校决定下学期让我去团支部。感谢你们——我第一次带的学生这一学期来的配合，希望所有的同学以后会有所进步，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说到最后一句时，陈老师的声音有些异常，不难发现盈满的泪花在眼眶里涌动，所有的人心里都冷冷的，教室里瞬间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凄凉。女孩儿们开始低声啜泣起来，随后，一个个小男子汉们竟痛哭失声。

越下越大的雪没有阻止下课铃声的响起，陈老师在我们所有人思想空白的间隙迅速地挣脱了，留下这场伤害的“凶手”。我们都呆呆地坐着，谁也没有想起去挽留陈老师，只是留在黑板上的字谁也不愿去擦，似乎所有人都试图用眼睛将它铭刻在记忆的深处……

而后，我以不同的方式走过了许多的圣诞节，但都没有如同那次般及时的飘雪和那份真挚的感动。

现在，曾经参与制造那份伤害的我已为人师，也能亲身体验陈老师当时泪水的重量。那些同学也几乎都已成家立业，偶尔也会相约小聚。

只是陈老师和那场雪，不知还会不会有人能记起。

没读“Lame”的一堂课

自从两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夺去了我的左腿，小儿麻痹症就开始成为我生活的羁绊。等终于能够靠拐杖支撑起自己的身体走路时，我又发现，我一斜一歪的姿势常常引起小朋友乃至同学们对我有意无意的歧视。

我一天天的成长起来，可对于一个女孩儿来说，有什么比失去苗条健全的双腿更痛苦的呢？我不敢穿裙子，不敢大步地走，甚至在雨天路滑时，我还要重拾起早在小学时就扔掉的拐杖。

好在我是一个勤奋的女孩儿，我的成绩在班里乃至全年级都是第一名。但这并不能消除我的自卑和别人对我的歧视，我常常沮丧到极点，直到初三时，一节英语课改变了我几乎一生的心情。

那节课其实是很普通的一课，当时我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每篇课文我都要预习，凭借自己的勤奋，我早已将老师即将讲的新课熟读许多遍了。可是那篇课文是讲一个瘸骆驼的——偏偏是一匹瘸骆驼，那个 Lame(瘸子)单词使我的心狂跳不已。我仿佛感到：自己高高的身躯偏偏摊了条瘸的左腿，就像瘸骆驼。我不敢想像王老师带领全班同学读 Lame 的英语单词时，定会有许多同学把目光投向我这个“瘸骆驼”。我的心紧张地跳着，晚上睡觉前淌出了痛苦的泪水……

令我胆战心惊的英语课终于来临了。预备铃刚刚响过，王老师就来到教室，镇定地站到讲台上，未等班长喊“起立”，王老师就说：

“同学们，我们要讲新课，糟了，我忘了带课本了，还有 5 分钟，来得及，学习委员，课代表，麻烦你们到我宿舍好吗？把我的课本拿来……”我和课代表王颖出了教室，去王老师的宿舍。王老师的宿舍很乱，我们找了好大一会儿，才在一堆书本中找到他的课本。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Lame”，“瘸子”，等会儿，王老师肯定要读这个单词的，那么多同学肯定会嘲笑我。王老师拿着背课本，一言不发，我们又回到了教室。

王老师说了声谢谢，我们就回到座位了，我的脸热辣辣的，心狂跳不已。我记不起王老师讲了些什么，心里总是在念叨着，“Lame”，“瘸子”，我是瘸子。

王老师开始领读单词了，同学们很安静，读得很整齐，王老师的皮鞋踏在砖地上清脆地在响。单词一个个读下去，王老师和同学们的声音很洪亮。我闭上眼睛心里在想，到Lame了，到Lame了……

王老师和同学们一遍遍地读单词，除此，教室里没有其他的声音，没有我事先想像的哄笑。我慢慢地抬起头，打量着周围的同学，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跟王老师读单词，其他什么都没发生。慢慢地，我也张开口跟王老师朗读单词了。

终于我发现，王老师没有读“Lame”，每一次他都跳过这个单词，似有意又似无意……

终于，难挨的一课结束了。王老师布置了作业，像平常一样，叮嘱我和课代表及时把同学们的作业送到他的办公室。

第二天晨读课时，我的心又开始忐忑不安，晨读课上同学们都要说英语，还会有“Lame”。可是，那天晨读课，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人读英语单词和课文，没有一个人读“Lame”……

再上英语课的时候，我常常偷偷凝视王老师，他那么英俊、高大，他还那么善良，尤其是他没有读“Lame”。从此，我的英语成绩牢牢地排在年级中第一名，我又开始穿裙子、跳猴皮筋了。不仅如此，我每科成绩都更加出色，甚至，在一节体育课上，我的掷铅球成绩排到了女生的第七位……

五年后，我考上了北京那所众所周知的大学。

又过了五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和丈夫遇到了也是夫妻成双的王颖。这时，我已是一所专科学校的英语教师，丈夫高大英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谈笑间，我们回忆起少年往事，不由得谈到了王老师，我又想到了那个“Lame”单词。王颖说：“你知道吗，那节课是王老师事先安排好的，他对我讲过，你的肢体残疾了，但关键是你的心灵也受到了打击，那个单词肯定会影响你的情绪。在我们去宿舍取课本的 10 分钟里，王老师领着同学们学了‘Lame’，而且共同约定领读单词时不再读‘Lame’，第二天晨读时也不要读英语课文……”

啊，原来如此，我的泪水哗哗地淌出来。“Lame—Lame—”，那节课的情景在我头脑中过了个遍。命运这厮，曾一度扼杀了我的活泼、我的健康，尤其是，它也一度扼杀了我健康的奋斗精神，折断我理想的翅膀。是王老师，是那节课，那节使我终身难忘的英语课，使我在征服命运时没有跌倒；使我寻回了自信心，远离了歧视和自卑的阴影。

那节课，嵌在生命深处，王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也赐给了我战胜不幸命运的人格力量。

无价的珍珠

那是我中学毕业前夕，我们 20 位毕业生，被召集起来开会。

我们的科学老师约克先生过早地秃了头，不过，他的蝴蝶领结配上他那副有角质架的眼镜就显得富有个性了。他递给我们每人一只用缎带系着的白色小盒。

“在你们的盒里，”他说道，“你将可看到镶有小粒珍珠的手镯或领夹，那珍珠意味着你们的潜能，这个世界是牡蛎，你们犹如放入牡蛎中的一粒籽，能长成一颗无价的珍珠，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伟大的种子！”

我依稀记得从我懂事起，母亲就每星期从她杂货店挣的钱中留下几美元供我和姐姐玛丽安娜将来上大学用。

我中学毕业后和丹结婚了，丹大学毕业时，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沉重的家庭担子使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参了军。我们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我凝视着手腕上的小珍珠，想不出我有什么“伟大”的潜能，最后，我把手镯塞进了抽屉。

过了 10 年接连不断的搬迁生活，丹终于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最小的孩子也上学了。我开始投身于儿童剧院、合唱团，弹奏风琴，帮助那些因病或有事而闲居家中的人做好事。我还做过百货公司的营业员、花店管理员、心肺健身法教员，甚至邮递员。

我忙极了，我帮助别人，又为自己增加了收入。不过，我会打开抽屉，看着手镯沉思：我做的哪一件事会像约克先生对那颗小“种子”所寄予的希望那样呢？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昔日上大学的目标时时在我脑中萦回。但我已经是 35 岁了！已有 17 年没有参加过考试了。

我母亲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一天下午我们通电话时她说：“玛西娅，还记得为了想让你上大学而储蓄的那笔钱吗？它还在呢！”

我拿着话筒发愣，我决心要实现母亲的梦想。

6 个月后，我鼓起勇气，进了附近一所大学。我的能力测试报告指出，我很适合当教师，我简直难以置信，教师是像约克先生那样充满信心的人。然而，我还是注册了教师进修课程。

可是，读到第二学期的期末时，我想退学了。在大学，我要跟比我年轻一半的聪明伶俐的同学展开竞争。到了家里，由于没有人做家务，大家只能吃泡面，屋子里又积满了灰尘。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我上完了一堂特别紧张吃力的课后，噙着泪驱车回家。“上帝啊！”我祈祷，“如果您真的想让我留在大学学习，请给我引路吧。”

说来也巧，几天后我竟在牙诊所碰到约克太太，我告诉她那颗小珍珠怎样激励我重返校园。“但是，功课实在太难了，”我抱怨道。

“我很理解你，”她同情地说，“我丈夫也是到了 30 岁才开始上大学的呢！”

她跟我讲述她丈夫的奋斗经历，我听得入神，我原以为约克先生已执教多年。

那次的巧遇使我坚持读完了以后的 3 年。

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发觉并领悟了约克先生当年所看到的“潜能”是什么了。我在当地一所中学教英文，我力争把日常生活寓于教学之中，我把教学生广泛阅读报纸、领他们参观工厂、邀请社会名人到学校作报告看得与教授莎士比亚文学一样重要。

第一学年快要结束时，校长提名授予我首年教学优秀奖，我简直受宠若惊。申请这种奖，本人必须讲出其中的某位老师曾经如何唤起自己执起教鞭的。当然，我叙述了小珍珠的故事。

1990 年 9 月，我荣获“百名教师首年教学优秀奖”，更重要的是约克先生也获得了“教师贡献奖”。当我们两个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我才发觉时间竟如此的巧合：约克先生明年就要退休了。

那天，约克先生向记者说，他年轻时缺少自信，是什么促使他回心转意呢？“看到别人信任我。”他说道。

突然，我仿佛又看到了在科学教室正在打开白色小盒子的 20 位同学。“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是吗？”我恍然大悟，“那些你赠送珍珠的学生都是你认为缺乏自信的年轻人。”

“不，你们都是我认为怀有伟大种子的年轻人。”约克先生回答道。